

The book cover is a light cream color, decorated with intricate red floral and vine patterns. A central red rectangular label contains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s in white. The title is in a large, bold, sans-serif font, while the authors' names are in a smaller, regular sans-serif font below it. The floral patterns are symmetrical and cover the entire cover, with a denser arrangement in the central label area.

烈士亲属的回忆

陈琮英 李星华等著

烈士亲属的回忆

陈琮英 李星华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目 次

痛悼弼时·····	陈琮英 (3)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1)
忆太雷·····	王一知 (20)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沈葆英 (30)
最后一次见面·····	夏 明 (40)
离别·····	楊之华 (47)
紀念方志敏同志逝世十周年·····	繆 敏 (54)
片断的回忆·····	夏之栩 (60)
吉鴻昌就义前后·····	吉胡洪霞 (71)
刘志丹太白收枪·····	刘景范 (88)
忆若飞·····	李培之 (98)
悼博古·····	張越霞 (103)
深深的怀念·····	潘彩琴 (111)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所收集的十三篇有关烈士的回忆录，都是烈士亲属写的。从烈士生平的主要事迹直至日常生活，多方面地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品质。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避艰险，不辞劳苦，终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中，刑场上，表现了凛然的革命气节，足以撼天动地，使敌人胆寒；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正因为这些回忆录是烈士亲属写的，描写也较具体细致，情感深挚，读了倍觉亲切感人。每篇回忆录后，都附有注，对烈士的生平事迹作了简单的介绍。

痛悼弼时

陈琼英

弼时同志，你在不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是党和人民的大损失。作为你的妻子、同志和学生的我，有说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永在，你给我们的伟大教育永在，你是不朽的！

你是模范革命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你三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你不但以语言文字而且以实际行动教导我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教导我们如何严肃地生活，忘我地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教导我们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战斗，藐视敌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教导我们如何把毕生的全部智慧、才能和精力献给党和人民革命事业！

你生长在贫困的家庭，你从小爱劳动，爱劳动的母亲。你八九岁在离家十里路外的一个小学里念书的时候，便知道怎样为你母亲代劳了。假期回家，你代母亲做饭，但还不会洗米，你就请母亲晚上把米洗好，等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饭煮熟了。你不但爱劳动，而且爱学习，你四五岁便喜欢写字了。台子对于你太高了，你便把小凳子放在大凳子

上,于是坐在小凳子上写。你十岁便在小学毕业了,于是自己背着包袱,跟着父亲到九十里路外的长沙进中学。天热路长,你的脚底起泡了,但你忍住痛,一声不响,怕你父亲知道,心里难过。你象爱护母亲的心一样爱护父亲的心。在中学时期,家里每学期只能供给你一吊钱(合一百个铜板),你一个小钱都不乱用,衣服都是自己抽时间洗的。你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升学,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错过了机会,但不久以后,你终于到苏联进东方大学学习了。

你在1924年回国后,即负责团中央的工作,同时又在上海大学教俄文。第二年你准备回家看看老父母,并接我出来。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这时你突然接到组织的通知,要你到北京开会。你毫不游移地服从组织的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

当王飞同志接受你的委托,把我带到上海的时候,你也从北京回到上海了。你住在小亭子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简直没有什么了。你做实际革命工作,还得抽时间教书,没有一点空。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你得常常搬家,常常吃大饼油条过日子,直到我们结婚以后,才由我做饭吃。我做的是秘密交通工作,搞油印。你有时天亮才回来,我要给你弄饭吃,但你总不要我弄饭,常常喝些白开水便算了。你睡了两三小时,又要起来出去工作了。我每次看你穿一件灰色旧棉袍出门去了,总是深受感动。你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革命工作。你在马路上随时都可能碰到危险,你常常碰到巡捕和暗探“抄靶子”,但由于你的机智和镇静,没有发

生什么事故。

1928年10月間，你被派到安庆蕪湖等地去巡視工作，在南陵开会时被捕了。你在被押解到蕪湖去的船上設法带信給我；把你的口供告訴了我，說你是長沙我五哥的紙店里的学徒。党也知道你被捕了，党領導我营救你。我抱着孩子搭乘煤車赶往長沙，煤块落在孩子的头上，一片鮮血。到了長沙，我和孩子的手都冻坏了。我記得很清楚，这个孩子在你出獄后我們在上海会面时病了，死了！

你在監獄里受尽苦刑，被毒打之后，又被上过杠子。你咬紧牙关忍受了，昏过去也不說半句眞話。你爱护党远远超过爱护自己的生命，党爱护你也象慈母爱护自己的好儿子一样。党想尽办法把你营救出来。

我們在上海会面的时候，你的身体坏透了。毒刑糟踏了你的健康。但你連想也沒有想到休养。你一天都不休息，到处找文件看，找材料看，要加速度地补看你在牢里那一段時間沒有看到的東西。你日夜工作，有时深夜三四点鐘才回来，从来没有过足够的睡眠。

出獄后六个月，你又在上海被捕了。那天早晨，落着大雨，你出門开会去了。你說十二点鐘回来吃中飯，下午还得出外开会。我等到十二点鐘，你沒有回来；等到一点、二点、三点……直到第二天清早，你还没有回来。我赶到罗迈同志处去打听消息，他說你被捕了，党正在設法营救你，你这一次又受尽了苦刑。敌人不但毒打你，狠狠地踢你，还用过好几次电刑。你背上两个大窟窿，直到三个月后还没有痊愈。你没有

一点口供，党又一次领导我想尽办法把你营救出来。

第二次出狱后，你被调到汉口工作。那时白色恐怖多厉害呀。党派到汉口工作的三十多位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捕、被杀了。他们都是为了爱护党、爱护你，宁死不说出你的住址。我们要永远纪念这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曾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党的光荣和你的安全。

1931年3月，党派你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你走后一星期，我生了孩子。不久之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我被捕了。我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押在潮湿的牢房里，蚊子成群结队地咬着我和孩子。敌人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始终保持着党的纯洁和光荣。那个叛徒因得不到敌人的信任而终于被杀之后，我和孩子又被解到龙华牢狱去喂臭虫了。敌人又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依然没有供出什么。在你长期的直接教导下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敌人面前低头的！

我出狱后接到中央苏区周副主席和你的电报，叫我去那里去。为了旅途的艰难和工作的方便，我不得不把跟我一同坐过牢的孩子交给你的老家。

我记得在长汀碰到你的时候，正是1932年的国际妇女节。你早已听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说当时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过你的工作。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不久党中央从江西宜都迁到福建汀州，后来又迁到瑞金。在敌人的封锁下，没有粮，没有盐，我们和全体同志们的生活

都是很苦的。你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但你从来不把自己看作病人，依然日夜工作。在整个区域都感物質困難的情況下，我怕你支持不下去，只好賣了幾件從白區穿進去的衣服，買些雞蛋給你吃。在這樣生活困難和工作緊張的環境下，你並沒忘掉學習，並經常告訴我不忘學習。你說這裡是自己的地區，可以毫無顧慮地進行學習。

1933年5月間，我們被分配到湘贛邊區工作，你擔任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第二年七月紅六軍突圍，我剛在前三個月前生了孩子。敵人的飛機不斷轟炸，白天不能走路。夜間行軍，翻山過水，雨後的道路全是濕滑的泥漿。敵人從各方面包圍我們，我們碰到了很大的困難。我們這樣走了好幾個月，你的身體越來越壞了。你雖然是軍政治委員，你的生活卻完全跟一般戰士的生活一樣。你的身體雖然一天天壞下去，你的精神始終是那麼愉快！不管碰到怎樣的困難和危險，你總是那樣的鎮定。記得有一次，你病得很厲害，醫生正在給你打針時，敵人來了。緊急搶渡過河，我們全身都被河水濺濕了。但我在你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驚慌。

紅二方面軍在西康的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你和朱總司令及其他許多同志一起反對叛徒張國燾的鬥爭，使第二方面軍全體和第四方面軍一部分順利到達陝北，與第一方面軍會師。記得在1927年，你會和許多同志在一起，堅決進行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積極擁護黨的革命路線。你是善於團結人的，但你首先堅持原則，堅決反對無原則的遷就。

过了廿玖，我便在阿巴草地上生了孩子。我产后什么都沒得吃，只能吃草，朱总司令和你竟亲自釣魚給我吃。伟大的同志爱，真象春天的阳光一样溫暖了我的心。

1936年陝北根据地已比較巩固，党决定在西康的女同志們都到那里去。我背着孩子同你分別了。不久以后，我們又在陝北会面了。你在延安常常感冒，常常牙痛，你在病中始終坚持工作。1947年上半年蔣介石匪帮进犯延安后，你和毛主席等中央負責同志一同留在陝北。你那时的血压一天天高了。你帶病在陝北米脂楊家沟研究土地問題，研究了好几个月，做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蔣介石匪軍在陝北被粉碎以后，你到了河北的平山。你已經病得很厉害了，你帶病在平山参加了党的二中全会，又在北京先后主持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你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昏倒了，这才去休养的。今年你的健康有了好轉，你又馬上要求工作。党征得医生的同意給你少量的工作，但你做得太多了，想得太多了！你为明年的組織工作會議，曾召集邯鄲武安县委書記和村支部書記来談話。你研究朝鮮的战局，你在逝世的前夕还在看朝鮮地图。你諄諄告誡我們要節約，常常問我們的菜金有沒有超过标准。你是这样尽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这样爱护国家的資財，这样关切友邻国家的反帝斗争！

弼时同志！我带着滿怀的悲痛向你宣誓：我一定接受你的遺教，学习你的榜样，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坚决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我一定要好好撫育子女，

讓他們繼承你的遺志，繼承你的事業。你安息吧！

1950年11月

*任弼時同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湖南省湘陰縣人。在1904年4月30日生在一個貧苦的教師的家庭里。

任弼時同志在中學讀書時，適值五四運動，接受了革命的思想。1920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赴蘇聯學習。1922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任弼時同志回上海，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5年擔任青年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同年，在青年團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青年團中央委員。1926年，任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1927年青年團第四次大會，任弼時同志繼續被選為青年團中央委員，並任團中央書記；在同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這時候，黨內發生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任弼時同志積極擁護黨的革命路線，與機會主義進行鬥爭。

1928年，任弼時同志轉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並于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同年10月，當他在安徽巡視黨的工作時，在南陵縣被國民黨反動統治者逮捕入獄，在獄中受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酷刑，堅強不屈。經過黨的營救，于1929年3月出獄。出獄後，任弼時同志參加黨的江蘇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委員。1929年9月，弼時同志又在上海被捕，關入西牢，受到帝國主義者的電刑拷問，由於黨的營救，在被捕兩個月後出獄。兩次入獄，任弼時同志都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

二次出獄後，弼時同志被黨中央派到武漢參加黨的長江局為委員，

兼武汉市委書記和湖北省委書記。1930年底,在上海参加党的四中全會,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1年3月,党派任弼时同志到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当时該区域的党中央局为委員,兼組織部部长。1933年5月,党中央派他到湘贛边区,担任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区政治委員。1934年7月,湘贛紅軍六軍团突圍,任弼时同志担任紅軍六軍团政治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紅軍六軍团在貴州东部与賀龙、关向应两同志所率領的紅軍二軍团会合,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同志担任党中央分局書記,兼任由紅軍二、六两軍团組成的第二方面軍的政治委員。1935年11月,紅軍第二方面軍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圍長征,經過湖南、貴州、云南到西康的甘孜,于1936年6月与紅軍第四方面軍会合。在那里,担任第二方面軍政治委員的弼时同志与朱德同志及其他許多同志一起,进行反对叛徒張国燾的斗争,终于能够使第二方面軍全体和第四方面軍的一部分,于同年11月順利地到达陕北,与紅軍第一方面軍会师。一、二、四三个方面軍会师后,弼时同志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揮部的政治委員。

1937年七七事变后,紅軍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弼时同志任八路軍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隨軍到山西前綫,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書記处工作。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員,并在第一次中央全体會議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处書記。

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帮的偉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1947年3月撤出延安以后,任弼时同志曾隨毛主席留在陕北,坚持斗争。1949年4月,因高血压症加重而休养。1950年6月,逐漸恢复工作。10月25日突患腦出血,医生多方急救无效,于27日12时36分逝世。年46岁。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我的父亲李大钊的被难日，是1927年4月28日，离现在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但是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父亲被捕，是在九号那天，正是旧历清明节，一早起来，天气非常温和，我和妹妹愉快的换上了新的夹衣，父亲看到了立刻说：“快到外面去玩吧，真是春天了！”

实际上，他这几天来很忙碌，很少象今天这样得空和我们讲话的。每天夜里，他回来得很晚，早晨又不知是几时离开了房间。有时他也留在家中，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常常蹲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他把那些书籍和带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它们立刻化成灰，象灰色的蝴蝶，飞满天空，父亲的面孔马上严肃起来，现出一种难以猜测的神情。

“是不是他在痛心这些和他相伴的书籍和文件的无辜被烧？”我这样猜想着。“既然不愿意把它们烧掉，何必还要这样作呢？”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理由，实在忍不住，就很奇怪的向父亲问道：

“爹，为什么把它烧掉呢，怪可惜的。”

“不愿要它们就烧掉，你孩子家知道什么！”呆了一会，父

亲才这样的回答。

父亲一向是慈祥的，从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打过我们。我向来爱对父亲发出许多无意识的问题，无论他怎样忙，对于我的愚问，总是很感兴趣的，耐心的给我解答，不知为什么，这次父亲回答得这样含混，我有点怀疑。

后来从母亲嘴里知道，过几天张作霖要派人来搜查。果然，没出两天工夫，父亲那里的一位工友閻振，一早出去到街上买东西，直到夜晚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他们才知道閻振被关在警察厅里了。我们心里很不安，都为这位工友焦急。现在，父亲这里，只剩了一个工友帮忙，所以父亲他们也必须自己作饭，从此，父亲也就开始学习作饭了。

局势颇见严重，父亲的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他并不因形势的恶化而发愁或灰心，当他的工作有闲暇时，还谈些惹人发笑的话。父亲对他那艰苦的革命事业，永远是乐观的。

几天以来，也常有父亲的朋友们，偷空来劝父亲离开北平。父亲对他们的劝告，似乎并不在意。母亲当然时时为父亲担着一份心，向父亲发着唠叨的劝告。但是，这对父亲也是毫无效果，反而惹起他的不快乐。

“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平的，在这紧急的时候，假如我走了，北平的工作留给谁领导？”他很坚决地讲给母亲听。

“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那能离开呢！”父亲继续的说着，一直说得母亲闭口无言，他也就不再说了。

我虽然也在发愁，但总脱不掉孩子气，自己玩得高兴的时候，会把什么事情都丢向脑后的，绝不象母亲整天浸在忧愁里。

我們就这样不安地把日子过掉，不久，那可怕的一天终于到了。

九号的早晨，母亲带了妹妹到兵营那边的儿童娱乐場去散步了，这天天气很好，他們兴致勃勃地走了，連早飯也沒有吃。

里間屋里，父亲在桌上写字，我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聞还没有看完，听到“噼……”快枪发着尖銳的爆炸声。紧接着从庚子賠款委员会那边傳來一陣紛乱的喊叫声，又听见有許多人从那列矮小的圍墙上跳到我們的院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向父亲問着。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愧不忙地向院里走去。当我们走出房門时，看見許多赤手空拳的青年，象一群受惊的小鳥似地东奔西撞，找不到去处。我紧随在父亲的身后，走出这座充滿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間僻靜的小屋，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面孔非常冷靜，因此我也有些胆壮起来了。

一会儿，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声，迎接着这响声，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哼气，只是用恐怖的眼光，瞅了

瞰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了。

那穿着灰制服、長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偵探，和那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时蜂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象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有一支手枪，枪口对着我和父亲，发出无情的冷光。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突然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那位工友閻振。他的胳膊被绳子捆上了，一个肥胖的便衣偵探，紧牵着那条绳子。从閻振向两边披散着的長发間，露出一条蒼白的臉来。一看便知，他受过苦刑了，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来認人的。

一个身格粗大，滿臉橫肉，有一双阴險眼睛的便衣偵探指着父亲，向閻振問道：

“你認識他嗎？”

閻振搖了搖頭，表示不認識。

“哼，你不認識嗎？我可認識他呢！”他狡猾地冷笑着，又郑重地吩咐他的左右：

“看好，別讓他得空自杀！”

他手下的那一伙，立刻把父亲抓住了，仔細地在父亲身上搜了一遍。父亲始終保持着慣有的严峻态度，沒有向他們講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對他們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在殘暴的斥叫下，父亲束手受縛，我眼看着他們把父亲拖走了。接着，我也被那群暴徒牵走了。

在被高大磚墙密密圍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見母

亲和妹妹也都被牵来了，还有譚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和他的妹妹柔玉，我們一块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差不多十多天过去了，我們始終也沒有看見父亲，更无从打听他們的消息。我和母亲，每天都沉在猜疑里。一天，上午十一点鐘左右，我們正在吃中飯，手里的窩头还没有啃完，听见警察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說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們和父亲見了最后的一面。

父亲身上，仍穿着他那件灰色旧棉袍，可是沒有戴眼鏡。在那乱蓬蓬的長发下，我看到了他那副平靜而慈藹的臉。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也哭得癱在地上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許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来，重重的在桌上敲了一下。

“不許乱喊！”他的手下也应声的斥責着。

父亲瞅了瞅我們，沒有說一句話，臉上的表情非常平靜，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並沒有放在我們身上，而是另外一种伟大的力量籠罩了他的整个精神，显然这就是他平日對我們所講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使得他如此安靜和沉着。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說。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嗎？”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他們最大的孩子！”我不知当时为什么那样的机智和胆大，恐怕父亲說出哥哥来，我就这样的搶着說了。